

珍档里的上海

雅俗上海的格调与情怀

西坡 / 编著

文匯出版社

珍
惜
里
的
上
海

雅俗上海的格调与情怀

西坡 / 编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珍档里的上海: 雅俗上海的格调与情怀 / 西坡编

著.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496-1358-8

I. ①珍… II. ①龚… III. ①上海市—地方史—史料

IV. ①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3152号

珍档里的上海

雅俗上海的格调与情怀

编 著 / 西 坡

责任编辑 / 黄 勇

特约编辑 / 方 文 黄 鹤

装帧设计 / 张 晋

正文设计 / 许引兰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50 × 1168 1/24

字 数 / 230千字

印 张 / 12

书 号 / 978-7-5496-1358-8

定 价 / 30.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言·收藏历史

人的大脑可以储存很多信息，有时数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人的大脑可储存的东西又非常之少，而且还不准确，甚至谬误丛生，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我们有时竟然叫不出一个老朋友的名字；有时竟然不清楚几分钟前自己说了些什么；有时竟然记不得牌桌上对方出过的牌，哪怕只是刚刚过了一个轮回。有人虽说能背出圆周率多少多少位，却想不起来一句脍炙人口的唐诗；有人能把一部《红楼梦》背出来，却想不起来一个简单的数理公式……可见，人的记忆，不仅没有想象的那么灵通，而且局限性还不小。

人类正在为记忆力的衰退和丧失付出代价。过去是，现在更是。

不错，我们或许可以借助电脑，来帮助储存一些被我们认为值得储存的东西，遗憾的是，电脑不会主动储存那些我们认为值得储存的东西，更不会判断有用和无用而进行汰选。内存、硬盘、记忆棒等等的出现，并没有使我们的空间释放出来，相反，由于过分依赖这些玩意儿，谁都在抱怨自己的记忆力越来越

差，越来越靠不住。因此，各种各样的记事本、日志、备忘录被我们随身携带，甚至被装进了手机。档案的概念，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以为，最让人觉得不光彩的，不是没有现代意识，而是没有历史感。有没有历史感，正在成为考量一个人是否有素质和富有前瞻性的重要指标之一。

所谓历史，即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要描述这个过程，没有文献可征，只能说是推想、臆测。可以说，谁掌握了关键材料，谁就最有发言权，谁就离历史真实最近。因为考古新发现，史学界推翻旧有结论是经常发生的事儿；因为《清明上河图》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出现一个算盘，直接把中国算盘史向前推了好多年。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几乎所有的档案都是历史文献，几乎所有的历史文献都是档案。当年鲁迅把别人视为废物、欲付诸秦火的几百麻袋清宫各种文档抢救下来，后来不是成为清史学者倚重的论据吗？美国胡佛研究所收集了中国“文革”期间大量“大字报”、“小字报”和各种内部油印资料，这些在中国早已被当垃圾销毁和返魂纸浆的玩艺儿，现在成了绝品、极品，愈来愈显示出它的珍贵，研究现代中国社会的学者无不以此为掘金的富矿。据说“二战”之后，德国一些城市一片狼藉，但人家硬是复原了原先的模样，一幢楼房，一座歌剧院，一条街坊，靠的就是那些收藏了上百年

的设计蓝图！同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档案资料表现出漫不经心和不以为然，甚至毁坏、放弃、拒绝。

大概在2004年的中期，《新民晚报·夜光杯》衍生出了一个新的版面，名叫“上海珍档”。它的出现，大致传递出了一些我们了解和传播半个世纪以前上海的历史文化风貌的信息，尽管是局部的一鳞一爪，但显示出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观照意图，受到读者相当的关注。有人说，五千年看山西，三千年看陕西，五百年看北京，一百年看上海。上海的历史文化资源当然不及山西、陕西、北京那么悠久，但它毕竟是中国近代社会变化发展的缩影，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是值得好好收藏、整理、研究的。“上海珍档”在这方面尽了一点绵薄之力，即使微不足道，但日积月累，倒也蔚成大观，荦荦大端，疏而不漏。在承受着巨大经济压力的今天，这个版面仍然坚持着，我想，不能不说它和《新民晚报》的领导大力支持很有关系。这里特别要向胡劲军、陈保平、韩春培、朱大建、徐炯、严建平、裘正义等先生致意，也感谢潘新华、俞隋英、白子超、钱勤发、唐宁等资深报人的关心，更要对始终给予帮助的作者、读者们鞠一躬。如果这些表示感激的意思或被认为是“奥斯卡式”的，我深表遗憾，不过我还是要做这样的坚持，因为出于真诚的鼓励和帮助，对于从事实际操作的编辑来说真是太重要了。

需要说明的是，“上海珍档”这个版面一开始就是由我和全岳春兄轮流执编的，我们两人在编辑风格上略有不同，此次出版社希望这部书能相对统一，只收入了我编的内容（截止于2005年12月）。岳春兄对我颇多关照，令我铭感不已。另外，我在每篇文章的开头，用“剑箫”这个笔名写了几句话作为导言，此次也一仍其旧，俾使读者以窥全豹。

西坡

于2007年新春

目 录

- | | |
|-----------------|-----------------|
| 1 奢华的转身 | 129 正是海鲜欲上时 |
| 7 上海的狐步舞 | 135 书香飘到马路上 |
| 15 货腰女郎的花明柳暗 | 141 黑夜里的一把火炬 |
| 21 迷失“大世界” | 149 寒凝大地发春华 |
| 29 此情可待成追忆 | 155 一座特殊的桥梁 |
| 35 国泰的矜持 | 163 新年纳余庆 嘉节号长春 |
| 41 乘着音乐的翅膀 | 169 典当：一种生活的博弈 |
| 47 大富人家的另类财富 | 175 小书摊上的人情世故 |
| 53 红氍毹上的美丽和哀伤 | 181 澡垢雪滓真快意 |
| 59 一轮明月照芦花 | 187 乒乓：温情与激情留驻 |
| 65 问世间情是何物 | 193 前度“大师”今又来 |
| 71 天南地北双飞客 | 199 你方唱罢我登场 |
| 79 暧昧的西菜 | 205 轻烟熏出“恶之花” |
| 85 “房子”为什么这样“红” | 211 危险的愉悦 |
| 91 红莓花开在梧桐树上 | 217 冥昭懵暗 谁能极之 |
| 97 像读宋词那样喝咖啡 | 223 隐语中的绝妙好辞 |
| 103 摩天楼的多重投影 | 229 以红十字的名义 |
| 109 “中山”风雨起苍黄 | 235 山雨欲来风满楼 |
| 115 建在纸上的纪念塔 | 243 海滨邹鲁 敬业乐群 |
| 123 一条弄堂走到底 | 249 娥眉岂让人先 |
| | 255 “正谊明道”是仁人 |
| | 263 五千里路旦复旦 |
| | 271 吴淞口外冤魂泣 |

She Hua De Zhuan Shen

奢华的转身



到大光明看电影，到国际饭店吃西餐，到百乐门跳舞……成为时髦和奢华的表征，而百乐门舞厅更因一个带有殖民色彩和颓废倾向的名字，被理所当然地标签为奢华堕落的代名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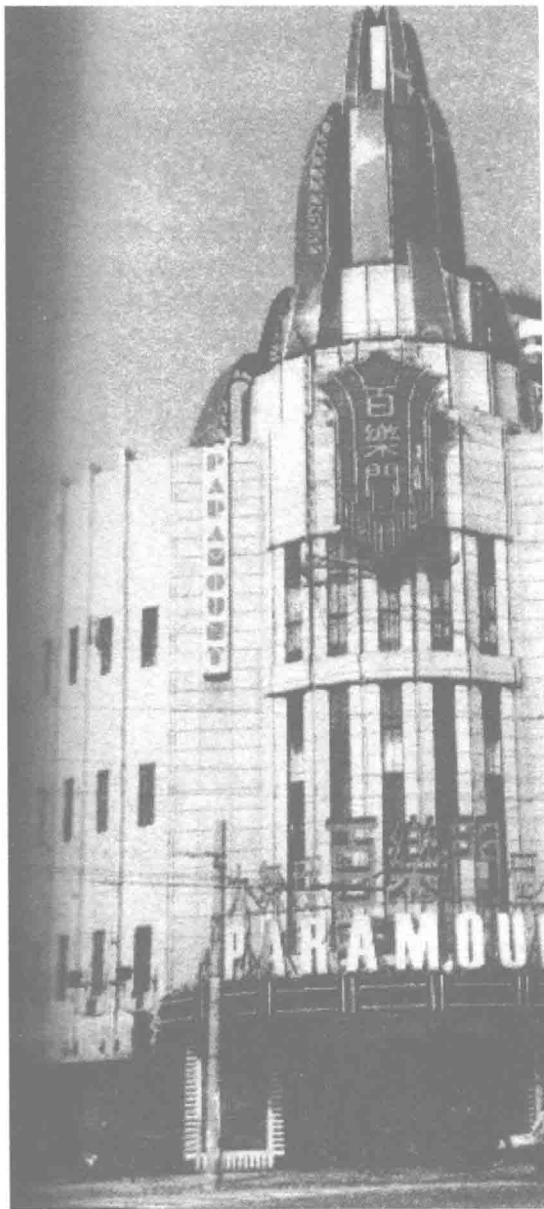
无限欢乐和有限润滑

刘晓庆出演话剧《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引起不少老上海对从前百乐门舞厅的联想。据说，美容界大鳄郑明明女士在晓庆排戏之际，硬拉这位“大婶级”的艺界名人到现在的百乐门体验生活。郑女士此举绝对正确。试想，一个对旧上海顶级舞厅毫无认识的艺人，哪能将见多识广、八面玲珑的红舞女演绎得出神入化？

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建筑史》，不得不承认百乐门舞厅等“已经是很地道的现代建筑了”，它们“对中国建筑师的创作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这种现代建筑相对应，是由“帝国主义”带来的现代娱乐业，在当时的上海达到了全面开花的程度。到大光明看电影，到国际饭店吃西餐，到百乐门跳舞……成为时髦和奢华的表征，而百乐门舞厅更因一个带有殖民色彩和颓废倾向的名字，被理所当然地标签为奢华堕落的代名词。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舞厅这种交际娱乐场所，总要比“长三堂子”、赌场要高明一点，虽然它并非当时中国人生活的必需品。

娱乐作为一种产业能够带来经济效益，已经得到了人们的共识，但，它还是一种社会的润滑剂，对于调节人们的生活情绪和相互关系等，有着较大的作用，不过，它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作用则很有限。百乐门也不是百变金刚。对消费者来说，它是销金窟；对经营者来说，它是点钞机。如此而已。

》》 剑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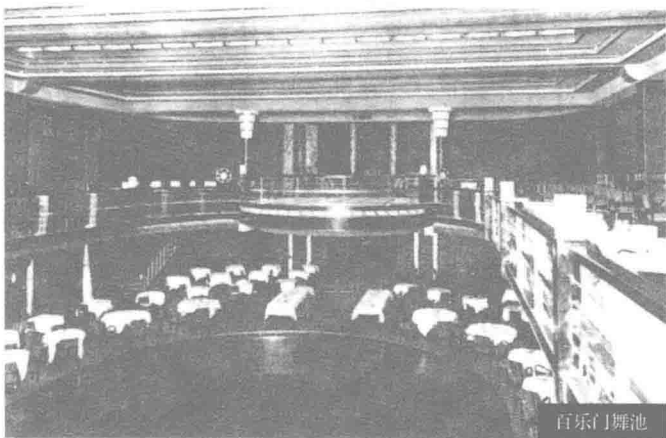


风雨百乐门

■ 南浔“大象”的杰作

1932年，上海西区静安寺附近，耸起了一栋漂亮的现代建筑。大楼楼高6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楼顶设计为圆柱状的梯形塔楼，周围层层围以霓虹灯灯柱。楼的左右两翼，安置了从楼顶直贯底层的流线型灯柱。一到入夜时分，彩灯齐放，分外耀眼，整栋大楼像个通体透明的水晶宫一样，在当时还是一片低矮平房的静安寺一带，一时占尽了风光，几里地外就能看到它的情影。这就是当年上海滩最负盛名的豪华舞厅——百乐门。

百乐门的全称叫“百乐门大饭店舞厅”（4楼以下是舞厅，4楼以上是旅馆），创办人是浙江南浔人顾联承。顾家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南浔4个“大象”之一。所谓“大象”，是指100年前，家产已达1 000万两银的南浔富户。另外还有“8牛”（家产500万元）和“72头小黄狗”（家产100万元），可知南浔一地在历史上的厉害。



百乐门舞池

顾联承是巨富顾福昌的孙子。

他的父亲顾敬斋子承父业，在上海和无锡办丝厂，是上海丝业界的头面人物。他家的源康厂丝，还在1922年美国费城国际博览会上获得甲等大奖。到了顾联承继承家业的时候，他主张搞多种经营，不仅继续办丝厂，还涉足房地产业、百货业、珠宝业和娱乐业。百乐门就在他手里应运而生了，投资为70万两银。

■ 东方第一乐府

百乐门以先进豪华的设施著称，在当时号称第一流，被誉为“东方第一乐府”。位于二楼的大

舞池有500余平方米，灯光可以自由调节，地板用汽车钢板支托，具有很好的弹性，故称弹簧地板。三楼还有一个可供四五对舞伴跳舞的小型玻璃舞池。这个小舞池是个巨大的半圆，从大舞池的天花板上优雅地伸出来。从大舞池中央望它，活像个精致的玻璃果盘，因为它的地板是用两寸厚的玻璃铺成的，玻璃底下又安装了灯光设施，人在上面起舞，自有一番飘飘欲仙的感觉。这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独树一帜，至今为“老克勒”们津津乐道。

百乐门落成之后，开始是租给一个法国人经营，不设职业舞女，生意不是很好。后来调整经营方针，易人经营，又恰逢上海滩的舞业发展到了全盛时期，静安寺逐渐成了热闹地段，遂得天时地利，生意一天天火爆起来。不少豪门望族的子弟，还来此举办结婚典礼。

服务小姐气走跷脚沙逊

百乐门生意红火之后，成了上海滩上流社会的主要娱乐场所之一。洋行大班、军政要人、金融家、实业家、洋场小开……每到夜间，乐此不疲。张学良将军到上海时，常来此跳舞，也曾在这里的旅馆里会见过重要的客人（笔者曾亲听张将军的卫队长孙铭九先生讲过此事）。幽默大师卓别林先生来沪时，也曾慕名到此跳舞，当时的报刊上还刊出过他跳舞时的照片。

有一天，新沙逊洋行的老板跷脚沙逊也慕名前来“轧闹猛”。此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过伤，走路一跷一跷的，故有此雅号。他终身未娶，身为房地产大亨，却也有时独来独往。进入百乐门后，服务小姐不认识他，又见他是个跷脚，想必不是来跳舞的，就没怎么搭理他，把他给“晾”在一边了。孰料沙逊大光其火，回到公司里把写字台拍得山响，命令他的部下立即在南京路最繁华的地段，自建一个跳舞厅，把百乐门的气焰压下去。果然没多久，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跑马厅的西侧，就出现了一家仙乐斯舞厅，亦是霓虹灯铺天盖地，抢了一部分百乐门的生意，算是报了一箭之仇，但是由于经营乏力，始终未能超过百乐门。

陈曼丽血案之谜

百乐门当初最负艳名的舞女叫陈曼丽。她长得亭亭玉立，秀气大方，又擅长京剧，曾与叶盛兰、马富禄合演过《红鸾禧》，名气不在电影明星之下。

1940年2月25日深夜，陈曼丽正在与舞客们谈笑风生，突然从音乐台的左侧跃出一个穿西装的青年，抽出手枪对准陈曼丽连发三枪，然后向陈曼丽身边的舞客也开了枪。陈曼丽当场倒地，同座的

舞客一个轻伤，一个重伤，舞场内顿时大乱。陈曼丽等当即被送到附近的红十字会医院（今华山医院）救治。陈曼丽与那个伤势较重的舞客因流血过多，不治毙命。

真是“无巧不成书”。在百乐门血案发生的前两个小时，仙乐斯舞厅里也发生了枪击事件。据说是重庆方面的地下工作人员，枪杀了汪伪“76号”的机要室主任钱某。汪伪特工总部为了报

(一首) (全雄)
(指屈) (滬視)

第一流紅星 光芒万丈
第一流樂隊 興奮伴奏

百樂門舞廳

建築富麗 坐位舒適
舞池寬大 空氣流通

電話：二〇〇五九
大馬路六九

相关链接》》

百乐门小史（1949—2005）

百乐门解放初因营业不振，其主建筑于1954年改为红都戏院，后来又改为红都影剧院，放电影，也兼演话剧、沪剧、越剧。其他辅助建筑改为商场。2002年经有关部门装修，将其又恢复为舞厅。现由上海百乐门餐饮娱乐有限公司租用。

顾氏家族企业渊源

顾福昌（1796—1868），顾氏家族企业第一代创办人。

顾敬斋，顾福昌之子，顾家第二代实业家。

顾联承，顾敬斋之子，顾家第三代实业家。

顾叔苹，顾敬斋之子，上海怡和打包公司总经理。

顾麒麟，顾叔苹之子，“叔苹奖学金”的创办人。

复重庆方面，用枪杀陈曼丽实行回击，他们认为陈曼丽是重庆派来的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但是还有一种说法，说是陈曼丽从日本来，与汪伪要员过从甚密，重庆来的人以“除奸”为名，“除掉”了她。另有一种说法，说陈曼丽的死与政治无关，纯属情杀。

此案到目前为止，仍是扑朔迷离，成了上海滩众多“谜案”之一。

百乐门有个体育会

南浔顾家办了百乐门舞厅，还办过一个百乐门体育会。

这个体育会主要由顾联承的儿子顾利康和顾森康操办。他们兄弟在圣约翰大学读书，受校风影响，都热爱网球和篮球运动，曾在自家花园里建了3个网球场，常约同学们打球。1932年他们组织了强华体育会，其中既有网球队、篮球队，还有足球队，常参加市里、外省各种赛事。后来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场地不够用，顾氏兄弟就在父亲的支持下，把百乐门舞厅后面的空地辟为篮球场。1938年，顾联承主持的融社俱乐部与儿子们的强华体育会合并，成立了百乐门体育会，由顾联承任会长。该会于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解散。

》》宋路霞（上海文化史学者）

那天， 我在现场

陈曼丽

(见右图)

是百乐门舞厅乃至当时整个上海滩舞业界非常走红的舞女。她是安徽芜湖人，父亲是个剃头匠，在日本开小剃头



店过日子。“抗战”爆发后，日本人排华，她的父母带她回到上海。其父仍给人剃头，她就进了舞厅跳舞。

陈曼丽人长得虽不算最好看，但身材好，细高挑个头，身段优美，而且人极聪明，舞跳得好，还会唱京戏，所以一时名声大噪。也许她在日本时见过世面，接人待物很有礼貌，懂规矩，这可能也是她能走红的原因之一。她跳舞跳红了之后，身价不得了，行情最好的时候，一个月可以挣3万元。不仅仅是她，其他红

舞女也是如此，而且每天请她们吃饭、跳舞的人不知有多少。她们自己也不用买汽车，人家到时候自会开车来接她们。陈曼丽一般要到晚上10时才到舞厅去，在此之前总是在饭店里，人家请吃饭，还常常应酬不过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滩，就是有那么一些小开和百无聊赖的酸男人。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那个时代，舞女走红了也容易出是非。陈曼丽出事那天我恰好在场。当时我正在二楼小舞池旁边的咖啡桌边，跟朋友聊天。只听见几声枪响，心头一惊，从二楼的栏杆往下一看，只见陈曼丽倒在地上。那天和她在一起的两个舞客，一个姓刘，一个姓彭，也都倒在了另一边。舞厅里顿时叫喊声乱成一片，人们四处逃窜。因为不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匆匆离开了。后来从报纸上看到了她的噩耗。

这件事在上海滩哄传为政治性的枪杀，其实是误传，应是情杀。据我所知，她的确曾与国民党军统系统的一个军人要好，“抗战”爆发后，那人去了重庆，陈转而与别人要好。开枪者是她旧情人中的一个。那年她才20来岁。我与她是安徽大同乡，还沾一点亲戚的边，所以知道些情况。

孙曜东（93岁）

Shang Hai De Hu Bu Wu

上海的狐步舞



“上海的狐步舞”套用的是旧上海名作家穆时英的一部小说的名字，大概可以让人联想起旧上海都市生活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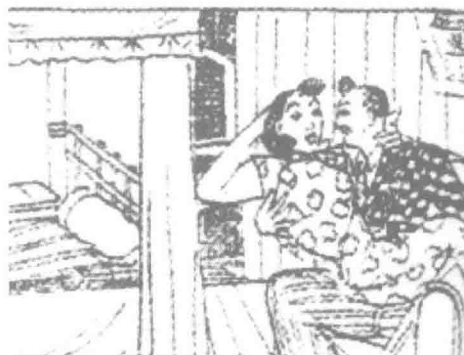
何处舞翩跹

“上海的狐步舞”，套用的是旧上海名作家穆时英的一部小说的名字，大概可以让人联想起旧上海都市生活的一面。

有天晚上，看见一些中老年人聚在商场前的空地上翩翩起舞，忽然悟到：除了百乐门，上海正正规规的舞厅好像已经没有了。当然，一些宾馆或娱乐场所里还有跳舞的地方，只是因其“门槛”高或设施差，和从前的“舞厅”不能相提并论了。

交际舞传入中土之后，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奢华的娱乐，有时甚至被指为反派的东西。在我们的文艺作品当中，舞厅多被渲染成恶俗的渊薮，《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张忠良和素芬正是相遇于舞厅，由此构成了善与恶的戏剧冲突；“九一八”事变时，全国哄传张学良正与影星胡蝶跳舞。马君武先生因此讽刺道：“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尽管这是一个误传，但张将军却为此背了个卸不掉的黑锅……即使是延安时期的“跳舞训练班”，还是照样被人非议。显然，这里存在着一个误区，即把舞厅看作了是非之地，把跳舞妖魔化了。看看旧上海正规舞厅的实录，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娱乐有什么不正当。

“文革”结束后的几年，上海曾形成过一波跳舞的热潮，给当时紧张的人际关系和平淡的生活注入了一点润滑油和活力。然而没过多久，这股蓬头就淡出了。重新定义跳舞的性状，是退潮的原因之一。如今，这一切已不是问题了，可跳舞业已盛景不再。倘若还能找寻得到的，是早已“贵族化”的舞厅和“劲舞化”的迪厅。



老上海的舞女生活的漫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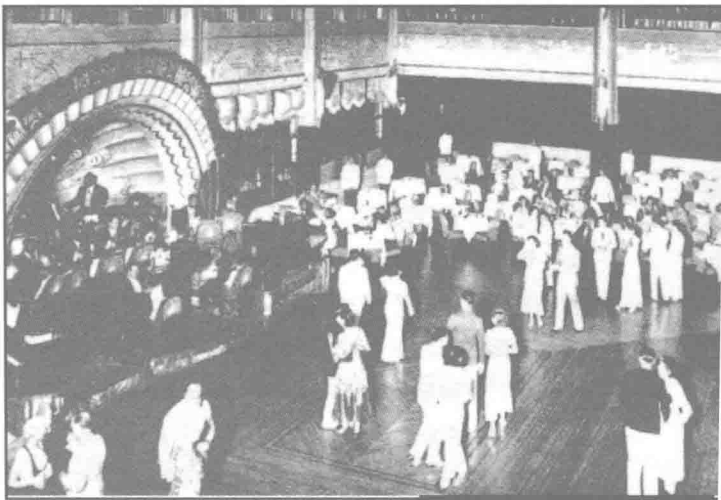
》 剑箫

旧上海跳舞业的流变

■ 交际舞进入上海之始

跳舞是指交际舞，又称“舞厅舞”（ballroom dance），一种西方人喜爱的社会交谊手段，它是随着侨民一起进入上海的。开始它仅流行于侨民中，因为舞厅舞与中国的“舞蹈”有明显的差异，早期被上海人汉译为“跳戏”，后来才被改称为“跳舞”，上海人只把它当作一种蛮滑稽的“西洋镜”，是只看勿白相（沪语：玩）的。

外滩2号的英商上海总会建成于1864年，里面就有跳舞厅。1873年11月17日是上海开埠30年庆典日，当时《申报》就侨民的庆祝活动作了报道：“……西妇复娇音顿足，以妙歌舞之，节前喁后，联袂拊掌，以欢乐之乐，使忘羁旅之愁。”1872年《申报》载《沪上西人竹枝词》多首，其中有两首描述西人跳舞的：“小饮旗亭醉不支，玉瓶倾倒酒波迟。无端跳舞双携手，履鞋居然一处飞。”“玻杯互动酒休辞，击鼓渊渊节奏迟。入抱回身欢已极，八音筒里写相似（思）。”



中外绅士淑女陶醉在优雅的舞曲中

上海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上海人也以最宽广的胸怀接纳、吸收“舶来品”，但是，西方的跳舞一开始很

难被上海人接受。这一方面中国传统礼教严禁妇女参加社会活动，更在于跳舞是一种奔放的、激烈的全身运动，“三寸金莲”的小脚女子根本难以适应激烈的跳舞活动。

■ 舞厅的勃兴

辛亥革命后，新政权把缠足当作对妇女迫害的陋习给予禁止和取缔，不过放足的女子依然是“小脚女人”，行动依然不便，上海的跳舞业须待未缠足的少女成年后才会兴旺发达起来。

据记载，1922年英商开设的大华饭店（Majestic Hall，旧址在今江宁路美琪大戏院一带，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的世俗婚礼在此地举行，并举行盛大舞会。原建筑于1930年左右拆除）设立营业性舞厅，成了上海乃至全国出现的第一家商业性公共舞厅。但是由于当时会跳舞的中国人实在少得可怜，所以营业情况并不理想。1923年，总部设在天津的中国影戏公司为了抢占上海的电影放映市场，在派克路（今黄河路）创建卡尔登大戏院（今长江剧场），为了吸引观众，戏院还附设卡尔登舞厅和卡尔登咖啡馆，它成为中国人创办的最早的商业性舞厅。



据1928年《上海指南》记录，当时上海有大中华、巴黎、桃花宫、远东、爵禄（西藏路）、月宫、凤凰、黑猫（北四川路）、大东、东亚、新新（南京路）、嫦娥（天主堂街）等十数家舞厅，大部分集中在西藏路、南京路、北四川路一带。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上海的城市人口和城市面积迅速增大，上海人的跳舞也蔚然成风，商业性的舞厅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932年，中国商人顾联承投资70万两在沪西静安寺兴建Paramount Hall，取中文名为“百乐门”。“百乐门”舞池地板为框架整体结构，下面用许多汽车弹簧支撑，即所谓的“弹簧地板”，当众人共舞时，地板会产生震动或倾斜，造成一种兴奋的感觉；中池和小池一般提供集团包租；习舞池则配有专职教练员，无偿为初习者服务。

“百乐门”首创上海娱乐业的签单制度，有一定身价的熟客可以签单消费。据说，一次新沙逊洋行老板维克多·沙逊到“百乐门”白相，他准备签单时，恰遇上一位不认识沙逊的服务生而被拒绝签单，还不二不三地讲：“你假如真的是沙逊，何不自己去开一片跳舞厅，省得来此地被人家轧进轧出。”沙逊听后十分恼火，后来果真造了“仙乐斯舞厅”。

“弹性女郎”

那时，跳舞是一项时髦又具吸引力的娱乐活动，但是会跳舞的人不多，敢在公共场合男女相拥跳舞的更少，于是跳舞学校、跳舞养成所、跳舞师范等纷纷开设，专教要学时髦、不懂舞术的青年们（《上海鳞爪》，郁慕侠著，1933年出版）。在当时，愿意在舞厅跳舞的男性较多，而敢于去舞

厅跳舞的女性很少，于是，舞女就作为一种职业产生了。

舞女，英文叫作dancing girl，上海的“洋泾浜语”谓之“弹性女郎”，这名称确实够性感的。“弹性女郎”往往主宰了舞厅的命运。为此“百乐门”订立了严格的陪舞制度，规定只有经过考核认可并发给伴舞证的“弹性女郎”才能进入“百乐门”伴舞，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弹性女郎”和跳舞者的利益和安全。据说，“百乐门”的一位优秀“弹性女郎”的收入可达“百乐门”中级职员10倍以上。“弹性女郎”队伍的发展，刺激和促进了上海舞厅业的发展。

跳舞业在旧上海被列为“特种商业”，舞厅秩序直接关联社会治安，所以，租界和华界先后多次制订和公布《管理舞场条例》、《舞女规则》、《取缔舞女营业规则》，对舞厅及舞女的营业方式和约束舞女行为作出规定和限制。

1947年7月，南京政府颁布“勘敌建国总动员令”，9月9日，上海市政府为配合“总动员令”，落实“励行节约”措施，下达“禁舞令”，限在9月底前关闭全部营业性舞厅。当时上海依赖舞厅生活的职工达2.7万人（不包括家属），此令一下，立即遭到反对，“弹性女郎”们立即组织起来，冲进了社会局，把平日颐指气使的官僚们吓得屁滚尿流，狼狽鼠窜，政府只得下令暂缓推行“禁舞令”。此事在上海史上叫作“舞女风潮”。

1949年后，上海采取妥善安排舞女出路，逐步关闭舞厅。1956年，上海的营业性舞厅基本关闭，替而代之者是“苏联老大哥”带来的“交谊舞”、“集体舞”。

》》薛理勇

相关链接》》

【旧上海部分跳舞厅一览】（按原名/旧址/今址排列）

大东 英华路永安公司内 金华路30号华联大厦
 大华 爱多亚路马浪路口 延安东路741号
 米高梅 虞洽卿路新世界游乐场内 西藏中路447号五星剧场（已拆）
 丽都花园 麦特赫司脱路丽都花园 泰兴路306号政协礼堂（曾名丽丽）
 国泰 虞洽卿路新世界游乐场内 西藏中路451号西藏书场（已拆）
 高士满 静安寺路577号 南京西路577号
 逍遥 虞洽卿路 西藏中路377号音乐书店
 仙乐斯 静安寺路 南京西路441号仙乐商场
 圣爱娜 静安寺路斜桥街口 南京西路吴江路路口
 百乐门 愚园路218号 愚园路218号红都电影院（曾名吉士）
 维也纳 虞洽卿路新世界游乐场内 西藏中路437号红旗电影院（已拆）



舞厅票